



小革命

ao Geming

姜国华著

小 革 命

姜国华 著

陈志明繪图 張之凡裝幀

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出014号

上海国光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書号：女1166, (高)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1 9/16 字数 25000

1959年5月第1版 195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30

统一書号：R10024·2286

定价：(4) 0.11 元

一 盼到了紅軍

亲爱的少年朋友們，我給你們講一个英雄的青年紅軍的故事。他的名字叫彭輝，人們都亲切地叫他“小革命”。

一九一六年秋天，彭輝同志出生在湖南平江土龙源。那儿也是我的家乡。我和彭輝同志从小就是很好的朋友。

彭輝六岁的时候，死去了父亲。他和他三岁的弟弟，只能靠母亲給人家做零活过日子。他七岁那年，是个大荒年，穷人只能吃些观音土〔注〕和野菜充飢。飢餓逼迫着穷人。母亲不能眼看着讓孩子們活活餓死，一狠心就把他的弟弟卖给地主，换来了三担谷子。不久，母亲又生了病，就这样連病帶餓死去了。从此，彭輝就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

我和彭輝是同岁，我也是在三岁时就失去了双亲。

〔注〕 观音土是山里的一种白土，并不是粮食。

我們俩有着同样的命运，又一起在那黑暗的年代里度过了我們的童年。

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土豪地主的孩子都吃魚吃肉，穿新戴花，欢欢喜喜地尽情玩耍。彭輝和我却不分年节或平时，都是在飢寒交迫中掙扎着生活。在那冰天雪地里，还得光着脚上山放牛打柴。同样的遭遇，共同的苦难，把我們两颗幼小的心灵紧紧地連結在一起，我們比亲兄弟还亲。

为了生活，彭輝九岁时就雇給地主吳如卿放牛当长工。一年到头，除了能混上一套衣服，吃些剩茶冷飯以外，其他什么也得不到。他年紀很小，地主却叫他干着成年人所干的活，犁地、耙田、挑水、打柴……样样都得做。他拚命地干着，还要經常遭受地主的打罵。

有一次，正是冬寒朔九天，外面下着大雪。彭輝蓋着单薄的被子，冻得縮成一团，哪能睡得着呢！还在黑沉沉的五更天，地主就走进牛屋，一手拉住彭輝的两只脚，硬把他从床上拉到地下。一陣拳打脚踢，打得彭輝鼻子里鮮血直流。地主还說他起得迟了，罵他沒有起早去拾粪。

这种牛馬不如的生活，实在使人不能长期忍受下去。

彭輝常对我說：“我們吃粮去吧！死不了回来好报



报心头之恨！”吃粮就是当兵的意思。但那时，出现在我們眼前的尽是国民党反动军队。我说：“到哪里去吃粮呢？到国民党军队当小兵，同样要挨长官的打骂，仍然不能摆脱别人对我们的折磨。听说江西那边有红军的队伍，他们不打人不骂人。还是等红军来了，看看红军是什么样的，如果红军能要我们的话，我们就到红军那里吃粮去吧！”

一九三〇年春天，是一个美好的春天，光芒四射的太阳冲破了层层乌云。人们久已盼望的革命武装，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中国工农红军和游击队，唱着嘹亮的歌声，开到了我和彭辉的家乡。这时，多年处于秘密活动的地下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赤卫军、少先队、儿童团等革命组织，随着红军游击队的到来，都公开出来活动，组织群众进行革命斗争。

十四岁的彭辉和我，这时毫不迟疑地投入了战斗的行列，参加了少年先锋队，担负起送信、放哨和向地主恶霸进行斗争的任务。

二 坚贞不屈的小革命

彭辉参加了少年先锋队以后，在斗争中表现得非常坚决、勇敢，不久，他就被选为少先队队长。他领导的

少先队，很快就成为乡苏維埃在发动群众和斗争地主恶霸中的一支宣传队和突击队。这支突击队经常到几十里外的地方去贴标语，侦察土豪劣绅的动态。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少先队接到了少共区委交给的一项紧急任务：要彭辉派三个精干的少先队员，去三十里路以外的木瓜区贴标语、散传单，同时要查明木瓜区地主反动武装自卫团长吴著新是否在家。

彭辉接受了这项紧急任务以后，立即找分队长吴济允和我商量，如何去完成这个任务。

我说：“这项任务很重要，风雨这么大，天又黑了，我看就是我们三个人去吧！”我进一步要求说：“这段路我很熟，我姑母家就在木瓜村，那里我是常去的，我可以作向导……”

彭辉用果断的口气打断了我的话说：“为了缩小目标，顺利地完成任务，我们三个人还是分头前去。现在，我一个人先去，你们俩在家。万一到天明后，你们还不见我回来，姜国华同志就装着去你姑母家探亲，打听到我的下落后，回来赶快报告区委。”

他说完后就夹起一卷标语，戴上一顶破斗笠，身子一斜，冒着暴风疾雨，向西直奔木瓜区去了。

他走后，我整夜没有入睡。

木瓜区是一个敌我拉锯区，有时我们打过去，有时

敌人又打过来。那里的情况非常复杂。吴著新匪部就盘踞在那里，白天躲在山上活动，晚上经常下村抢掠民财。他们活动得很厉害，经常为非作恶，暗杀革命干部和群众。人们称吴匪为“暗杀团”，广大群众恨之入骨。

在这前两天，我们的游击队第一大队还在那里打过一仗，俘虏了五个吴匪自卫团的人员，缴获了几支枪。这时敌人正想进行报复。

风刮得紧，雨下得急，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路又这么远。彭辉完成任务了吗？他安全地回来了吗？这些念头老在我脑子里打转。我心里越着急，屋子外边的风雨声也就越是捉弄我，打扰得我更加无法入睡。

我越睡不着，就越担心彭辉的安全。

天刚蒙蒙亮，我就跑到彭辉家去，看他回来没有。结果连个人影也没见着。

我想一定出事了。

于是，我就装着串亲戚的样子，到姑母家去打听彭辉的消息。

我刚一进门，姑母就把我拉到屋里边去，惊慌地问：“国华，你是不是同彭辉一路来的？”

“不，我是来看望你的。彭辉，两天前我就没有看见他了！”我机警地回答。

姑母抚摸着我的头发，关切地说：“好孩子，你可千

万不要和彭輝一起胡鬧啊！了不得呀！”

“怎么？出什么事啦？”我試探地問。

姑母小声對我說：“聽說昨天半夜里，自衛團在街上把彭輝抓去了，說他是幫共產黨貼標語的……”

“他現在在哪里？是真的嗎？”我急急追問。

她繼續說：“現在還關在吳團長家里。他們用棒子打得他皮開肉爛，遍體鮮血直流，逼他說出共產黨游擊隊的人數和住處！”姑母說着，一個勁地打哆嗦。看樣子她很害怕吳著新。

姑母這樣一說，好象一把鋼刀插進了我的心膛。我飯也沒有吃，轉身就往回跑。到家后，我立即和吳濟允一起，把彭輝被捕的情況報告少共區委吳書記。

吳書記聽完了我的報告，臉色非常沉重，頓時陷入了沉思。過了片刻，他干脆利落地說：“干！就這樣干！”

接着，他命令我們：“去準備，下午出發，拔掉這條吃人的地頭蛇！”

少共區委決定立即設法營救彭輝。

下午三點鐘，我們就開始了行動。

吳書記親自帶隊，一共去了三十多個人，其中有帶洋槍的游擊隊戰士中三人，其餘的是拿土槍和梭標的赤衛隊員，還有我和吳濟允等幾個少先隊員。

經過两个多小时的急行軍，我們走了二十五里路。离木瓜区反动自卫团长吳著新家只有五里路的时候，天黑下来了。吳書記向大家发布了战斗命令：

“同志們！战斗的时刻快到了，我們加快步伐，打进去活捉地主恶霸吳著新，救出我們的‘小革命’彭輝同志，为人民除害。”

大家精神抖擻，个个机警灵活，注視着前方的一草一木，更快地前进着。

吳著新是一条恶毒的地头蛇，奸淫燒杀无所不为，被他杀害的善良百姓成百上千。他在当地有权有势，手下也有不少狗腿爪牙。我們想：在村西大路上，以及吳匪屋前，一定有严密的崗哨警戒。如果从正面和敌人遭遇，凭我們的力量和敌人硬打是不行的。所以，吳書記运用了出敌不意，从后面偷襲的战术。接近村边的时候，他指揮我們从东面进攻，并說：“沒有命令不准打枪。”

我們趁着对面看不見人的黑夜，悄悄地从村东摸入村內，沿着村庄东面的空地接近了吳著新的住处。这时，不出所料，我們发现了一个敌哨兵，在吳匪門前来回巡邏。

游击队的史班长立即命令战士李貴生，跟他一起前去摸哨。那个哨兵洋洋得意地来回踱着步，嘴里还

哼着下流的小調。当他在門右边墙角处剛一拐弯，史班长一个箭步上去用手卡住了他的脖子，李貴生紧跟上去夺下了他手中的枪。那狗腿子吓得渾身哆嗦，結結巴巴地說：“官长开恩，留我一条命！”这时史班长松开了卡着哨兵脖子的手，把俘虏按倒在地上，低声命令他說：“老实点，不然就一刀送你的命。”

接着，史班长厉声地問：“你們下来多少人？”

“三十六个人。”

“都住在哪里？”

“我們十四个人在这里保护团长，别的都住在后山关帝庙。”

“还有別的人馬呢？”

“都在山里，今天沒有下来。”

“你們的口令是什么？”

“口令，口令是……”他有点支支吾吾，史班长举起拳头在他胸前一晃，他赶紧接下去說：“今晚口令是‘行人’。”

史班长把敌情問得一清二楚以后，命令李貴生同志把俘获的哨兵用繩子綁住，带到东边后面看守。然后，史班长向吳書記作了报告。

这时，我們清楚地听到从院內傳出一陣陣喊打声，我們每个人的心都緊張地跳动着，都把自己手中的枪

和梭标握得更紧。史班长輕輕地說：“这准是那些畜生們在拷打彭輝同志。大家作好准备，听到命令就杀进去，为战友复仇！”

拍！拍！两下輕微的掌声傳到每个战士的耳朵里，大家知道这是进攻命令的暗号。霎時間同志們勇猛地冲进了伪自卫团长的院內，占領了所有的屋子。我們厉声喊着：“举起手来！不准乱动！”

在昏黃的灯光下，只見那些狗腿子們和反动头子吳著新还想抵抗，可是措手不及，只好目瞪口呆地跪在地上，举起双手，哀求饒命。

战斗就这样取得了胜利。吳著新和他的十几个狗腿子全被活捉了。睡在村后山上的匪徒們，也都当了我們的俘虏。

小彭輝被吊在屋梁上，嘴里流着鮮血，已經昏迷不醒。我們立即把吊着他的繩子用刺刀割断，把他放下，解开了縛在他身上的一道道橫七豎八的繩子。我們就用这些繩子把反动团长和狗腿子一个个都綁了起来。

吳書記亲自用冷水擦洗了彭輝的臉部，小彭輝漸漸苏醒过来了。他馬上走到吳著新的面前，大声說：“吳著新！我知道你只能瘋狂一时，寿命不长。你不是要我供出共产党的情况嗎？站在你面前的都是共产党，

你就杀吧！你就捉吧！”

这时，吳書記紧紧地抱着小彭輝說：“彭輝同志！你的任务完成了，我們又为人民除了一大害。你真是一个坚强的‘小革命’呀！”

原来，彭輝在那天夜里赶到木瓜区，冒着大风雨把标語、傳单貼到牆上，又打听到敌人的消息之后，正想往回走，就碰上了吳著新匪部的民团。民团从他身上搜出了一些标語，就把他送到狗团长家了。

敌人用尽了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拷問彭輝。彭輝被折磨得一次又一次地昏过去。好样的小彭輝，在敌人的酷刑下毫无惧色，表现出无比的英勇、坚强。敌人不能从彭輝口中得到一个字的口供，他們得到的只是一頓又一頓的臭罵。他說：“狗东西，你們想要我說出共产党的情况来，那除非是太阳从西边出。你們打吧！你們杀吧！我今年才十四岁，象我这样的人中国还有千千万万，共产党到处都是，你們有本事去捉吧！”

小彭輝在敌人面前坚貞不屈的英雄事迹，人們一傳十、十傳百，很快就傳遍了附近一二百里地的村庄。当地人民沒有一个不知道这个故事。人人称贊小彭輝是个有骨头、有志气的“小革命”。

三 当上了紅色傳令兵

一九三〇年六月，起伏着的稻穗泛着金黃色的光芒，微风吹过，它們悉悉索索地象在低語着、歌唱着。平江县的人民滿山遍野迎接丰收，到处回响着愉快的山歌。

正在这个时候，彭德怀率領的紅軍部队，从江西的修水县开到了我們的家乡，駐扎在龍門厂。他們头戴黑色八角工人帽，帽沿上的紅色五角星放着閃閃發亮的光芒；黑色列寧服穿在勇士們的身上，整齐又威严。他們就是工农紅軍的战士，准备进攻盤踞在长寿街的敌人。

为了配合正規紅軍的进攻，乡苏維埃政府所属赤卫軍、少先队和全乡人民，一齐動員起来，組織了战地工作队、运粮队、担架队等，准备着随时跟随紅軍走上戰場。

当时，紅軍的行动口号是：“打下长寿街！夺取平江县！圍攻长沙城！消灭何鍵白匪軍！”在这些激励人心的口号鼓舞下，平江县的工人、农民，战斗意志高昂，个个磨拳擦掌，准备配合紅軍主力全歼敌人。

这年七月十九日晚上，紅軍襲击了长寿街，歼灭了

敌人一个营，打得敌人潰不成軍。紅軍不給敌人有喘息机会，不分昼夜猛追殘敌，連續进行战斗。二十一日夺取了平江县，击潰了敌十五师。二十九日乘胜攻克长沙城。在几次战斗中，歼灭了敌人三个旅，繳获了无数枪炮彈藥。

部队剛过去，一天，少共区委吳書記走來找我，他問：“小革命到哪里去了？我有要紧事跟他商量啊！”

我看到他这种急迫的神气，猜想可能是叫我們少先队上前方去做什么工作。于是，我就冒冒失失地問：“吳書記！是不是叫我們上前方啊？”

“是啊！快去把彭輝找來，我有紧急任务布置給你們。”吳書記簡單地回答。

我按捺不住心里的高兴，也看出了吳書記焦急的心情。于是，一轉身就向彭輝家里跑去。可是彭輝沒有在家。我又赶忙跑到地裡，恰好他正在田里干活。我抑制不住內心的兴奋，大声喊：“彭輝！快去呀！快！吳書記來了，有紧急任务布置，听說是叫我們上前方啊！”

彭輝听我这样一喊，丢下手中的鋤头，兩腿稀泥也顧不得洗，和我一齐飞奔到我家。

剛一進門，吳書記就很快布置了任务。他說：“上級決定要我們派三十名少先隊員到前方去担任送信、看俘虏的任务。这个任务很艰巨，区委決定派你們小

队去，現在馬上准备出发。”

彭輝立刻集合隊員。半小時以後，少先隊員們便打着隊旗，揹着梭標，迈着整齊的步伐，向長壽街的方向出發了。

一路上，我和彭輝肩並着肩，邊走邊談。彭輝對我說：“國華！這次完成任務回來，我們走吧！”

“到哪儿去啊？”

“當紅軍去！”他肯定地回答。

“我們年紀這樣小，紅軍不要我們怎麼辦呢？”我試探地問。

他滿有信心地答道：“年紀小就辦小事！紅軍不要我們，我們也非跟着他們不可！”接着他解釋說：“我們走時再請吳書記寫封介紹信，我想，紅軍一定能收我們的。”

“好！就這個主意，完成任務回來我們就走！”

我們一邊走，一邊不停地談論着去當紅軍的問題。不知不覺，四十里路一會兒就走完了。

我們走進了長壽街，只見街上來來往往的到處是紅軍戰士和赤衛隊的隊員。往遠處一看，周圍的山上都遍插紅旗。紅軍戰士們端着帶有刺刀的步槍，押着一群群狼狽不堪的白軍俘虜，把他們關進大街盡頭的一個祠堂里。

我們到祠堂东边的空地上休息。这时，恰巧有一位紅軍干部，身上挎着一支小手枪，正在查看俘虏。彭輝同志拿着介紹信走到这个干部面前說：“同志！誰是首长？我要找修水游击队一大队的罗党代表，請你告訴我吧！”

那位干部看了看我們这一小队人馬，象是开玩笑似地指指我們，对彭輝說：“你們这些小鬼是来干什么的啊？”

“我們是奉命調来看守俘虏和担任送信任任务的。”我們紛紛理直气壮地回答。

那位同志接了彭輝手中的介紹信，看过后說：“那好吧！我帶你們找罗党代表去，他就是我們大队的首长。”

他把我們带到了大队部。

罗党代表看完了信，亲切地对我們說：“你們来得正好！部队要追击敌人，很需要你們来帮忙。現在，你們把这些俘虏的恶霸地主押回去，交給区苏維埃。路上可要特別注意，千万不能讓他們逃跑！”

“請首长放心吧！保証一个也跑不掉。”彭輝郑重其事地回答。接着，他向党代表要求发給我們两支枪。党代表說：“現在枪还缺少，先給一支吧！”

他立即发給了我們一支“一响导”手枪〔注〕和十粒